

同名者 津子围 长篇小说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只要那些小齿轮在咔嗒咔嗒地转，时间便是死的；只有钟表停下来时，时间才会活过来。**THE NAMESAKE**



同名者 津子围 长篇小说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津子围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同名者 / 津子围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10.11

ISBN 978-7-5313-3741-6

I. ①同… II. ①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25234 号

同名者

责任编辑 常 晶 张玉虹

责任校对 陈 杰

装帧设计 冯晓驰

幅面尺寸 160mm×230mm

字 数 279 千字

印 张 17.5

插 页 2

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

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

邮 编 110003

网 址 www.chinachunfeng.net

购书热线 024-23284402

印 刷 沈阳市博益印刷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13-3741-6

定价: 28.00 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4-88093353

【引子】

在我所在的城市之外，我对城市的判断或许仅仅因为那个城市的某一个人，或者这样说，在一个虽然遥远的城市里有一位可以在午夜挂电话的好友，或者有一段浪漫的情缘，你就很容易想起那个城市，你一定不会觉得它遥远和陌生。而在你所在的城市不远，也有一个城市，遗憾的是，那个城市里没有你的朋友，你就会觉得那个城市很遥远，甚至常常忘记它的存在。进一步说，对朋友的印象甚至可以修正公众图书以及图文并茂的旅游指南，因为你对那个城市的评价，与这些东西无关，而有关的恰恰是你朋友的印象。对朋友的印象被放大到对一个城市的印象，这显然是不客观的，但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起码我是这样认为。我一直认为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，浪漫的城市有两个，一个是哈尔滨，一个是上海，当然，我所在的城市D也许也是一个浪漫的城市，问题是，它在我讨论的范围之外，我开头就说过，“除了我所在的城市之外”。

比如，我认为哈尔滨是一个可以产生浪漫故事的地方，是因为一个叫小品的女人。她是一个大学的讲师（我认识她时，她刚从一所重点大学毕业不到三年，现在，起码是副教授了），我们流星一般相撞，爆发出耀眼的情感火焰，尽管在持续的若干年里，我们实际在一起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星期，但在我的生命中却有着很重的分量，以致影响到我对这个城市的判断。从

此，一谈到哈尔滨，我的大脑中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印象……再比如，我对沈阳的印象，我觉得沈阳是一个有亲情感的城市，那里有管人叫“银”、管热叫“夜”的热情朋友，大家在一起混酒，酒喝多了一点，还可以目空一切地说一些脱离实际的大话，大家不会觉得不好意思，因为大家都是参与者，人人有份的。这样说，沈阳是可以调节人的身体的，把积蓄久了的郁闷用夸张的方式释放开来的地方，于是，轻松地离开了，过一段日子想起沈阳，仍然能够感受到友情的温度。当然，沈阳也许并不是我眼中的样子，而且，肯定不同于我的主观判断。我前面也说过，我只是从我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，并没有追求完整和客观的意思，我是说完整和客观是社会认识的一种方式，一种近乎普遍意义的认识，有意思的是，不管有没有这个必要，大多数人都习惯这种方式。而对于我，这个——只要自己不把自己看得过高——在城市里注定是不起眼的生命个体来说，我完全有我认识问题的权利。

这样说，我还是很难把印象不好的城市真名实姓地挂在这篇小说里，原因之一是我不大爱说别人的缺点。还有一个原因是，我一说出口，就会得罪那个被我评价不好的城市里的所有人，我遇到的也许仅仅是那个城市里的另类，并不代表那个城市，我还期待着认识那个城市里我希望认识的人，我可不想那么早地被那个城市拒绝。当然，我的生命过程是有限的，或许我根本就没有机会，但我们都把生命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作为一种假设，直接或间接地对这个世界做出美好的期待。这样想，应该可以被宽宥的吧？

研究员M同我讨论城市时，他谈得更多的是我们所在的城市。他认为这个城市在旅游者的眼里和打工者的眼里肯定是有区别的。而他对这个城市的印象却是模糊的，一般来讲，我们容易模糊的就是身在其中的这个城市。因为在这个城市中，你接触的人和事多了起来，复杂了起来，琐碎了起来，像在家庭的厨房里，面对油盐酱醋茶，有的时候真容易迷失方向。

研究员M认为其实在一个城市里，不管这个城市多么漂亮多么有特色，而在城市中的人的感受并不是最强烈的，人们在生活中，而不单单是在城市中。你相信吗？今年，我一次都没到海滨浴场去过，没洗过海水澡。仅凭这一点，我还不如外地来的游客。研究员M说的我有同样的感受，就像我们去

过不少于三次八达岭长城，而很多北京人一次都没去过一样。还有，自己所在的城市的风景就像是家里的书房，有很多书买了之后就没再翻过，借来的书就不一样了，由于是借来的，总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把它看完；对待自己的书，你会这样认为，反正书是自己的，什么时候看都行。事实上，也许有的书，你一生都没看过……发生在哈尔滨那个四处是积雪的冬天——古老的欧式建筑和街灯下缓慢陈旧而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——是不是当时的天空中也弥漫着这样的情绪？

如果单单谈对城市的印象，研究员 M 认为，我们很容易对自己所在的城市有所挑剔，这是由于不小心把自己的城市类比自己家的一种心态。比如，你刚刚在一个休息日里打扫了房间，面对肯定比打扫前明亮了很多的房间，你不会坐在那儿沾沾自喜，相反，你发现没有清扫到的死角会皱起眉头，心里会觉得不舒服。研究员 M 就是用这样挑剔的眼光来找他所在的城市——也是我所在的城市毛病的。为了不使很多具有狭隘心态的城市主义者对我的朋友研究员 M 产生愤慨，研究员 M 对我们城市的评价我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。

在与研究员 M 的讨论中，我联想到几个印象深刻的地方。从外地进入这个城市，有一段这样的路，你会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，向左面看，隔着一泊色调暧昧的海湾，就可以看到林立的城市建筑，很有现代感。而另一侧，则是铁栅栏圈起的荒地，那个荒地是垃圾场，每天都有大量的垃圾从这个干净漂亮的城市里运出来，就像一个人早晨起来，新陈代谢把死亡的细胞组织更多地以皮屑方式来脱落一样，垃圾似乎仍是生命的活体，继续繁殖着，甚至进化着。那里散发的是一种海滩上有机体发酵的腐尸的气味，还隐含着血与铁器的腥气。几年前，我最初看到垃圾场在“环保”这一新理念的引导下，本能地用绿色的植物改善着生态，当时我想，有了这么充足的养分，用不了几年，这里该会郁郁葱葱了。不想，几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，垃圾场上面的荆条草丛仍然如古皇陵上面的植物一样稀疏、病态。于是我这样想，现在的生活垃圾中，含有大量的化学成分，要么就是人们过快地把思想以变通的方式转化成了垃圾，来不及进化的植物是跟不上时代的……进入城市繁华区域，就是我们在海湾看到的高楼大厦。那些壮观的建筑似乎是人为的神秘场

所，钢筋水泥把人们事实地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。这个城市是东北最早拥有五星级酒店的地区，现在更多了。我相信很多为它骄傲的市民并没有进入过它的内部，人们炫耀并不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，这一点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坦率地说，我也不属于那些地方，由于种种外在的原因，我在那些珍贵木料和华贵石料围成的环境里吃过饭，在背景音乐和背景灯光中喝过咖啡，在展演厅看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模特扭动腰身。但这些都是些偶然因素的巧合，不在我日常能力的范围之内，不属于我真实的生活。营造那样的生活需要很多香水，如果不是化学物质，那得需要多少植物或者花蕾来提取香精，仔细算一算，结论没出来就不敢想了……在巨大的高楼下，还有一条一条这样的小街，房子或许是老房子，但大多有伪浪漫的情调，我曾走进那些招牌很诗意的BAR，其中一个被认为很“小资”的，在我看来是一种怀旧情怀和颇嬉皮士风格的混装。那个BAR的装修属于另外一个殖民时代，高堂上悬着“俄国1905”的马提灯，墙上是俗艳的旧上海美女招贴画。坐在磨出木本色的咖啡桌旁，你随眼就可以看到一些老旧的摆设，德国“马克牌”打字机、烟台最早独资（那时候大概不叫“独资”）磁盘挂钟，以及日本电子管收音机和牛皮纸喇叭的手摇电唱机。在昏暗的光线下，有黑人鼓手摇头晃脑地伴奏，还有一个胳膊上刺着切·格瓦拉头像、长头发的混血歌手在演唱。到这里来的多是年轻人，他们服饰怪异，发式很酷，甚至很“卡通”，他们发泄般地喝酒，涂鸦似的把自己的漫画和诗歌贴在墙上。那里的女人大多是吸烟的，她们很有思想的样子，令我生出怜悯之情。不过，我还是不属于这里，这里在喧嚣中有一种精子被随意抛洒在座椅上并发霉了的气味。尽管我可以用小伙子的心态来这里走一走，可我知道，我不属于这里。

还有很多地方，随着我的小说的展开，很多没谈到的地方就出现了。这座城市以及城市中的一些地方，就是我小说主人公存在的地方。

研究员M认为从生活的角度来看，此城市与彼城市的差别并不是很大，你每天上班下班，颤颤巍巍、叮当作响地走在一条规定的线路，生老病死，恩恩怨怨，重要的不是城市而是人。研究员M说到这儿，我的情绪被强烈地调动了，他说出了我最想表达的东西，这时，我们找到了一致点，我非常

高兴。

研究员 M 和我相识是我在这座城市里的特殊收获。在通常情况下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几类，比如亲属关系、朋友关系或者同事关系等等，进一步延伸，是工作上、生活上联系的人，我们常愿意用“怎么认识的”这种提问方式来揣测他们关系的来龙去脉。比如回答是亲属关系，问的人立刻就明白了。亲属关系最好明白。大伯、叔叔、姑姑、舅舅、姨以及他们的配偶等等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种关系是由于两个曾经毫不相干的男女在一张床上而产生的。将来，独生子女会使得一些称呼变得没有意义，但在短时间内，亲属关系还得靠同房这一古老的传统来连接和维系。而朋友关系常常是一般联系上的深度发展，你与曾经是同学、曾经是战友、曾经是同事的人发生了超过同学、战友、同事关系的友谊，就变成朋友。当然，也有偶然成为朋友的，比如喜欢搞点收藏什么的，但你的经济条件不足以支撑你去文物商店购买想得到的东西，所以你去文物店更多的是欣赏，不巧认识了文物店里一位好心的售货员，你们谈起来又很对撇子，后来就成了朋友。比如你偶然感觉身体不适，到医院检查又没查出什么结果，后来找朋友打听，朋友给你介绍了一位医生，你们在交往中彼此感觉很舒服或者由于某一种需要，渐渐地也成了朋友。总之，这些关系总是同人有关，与人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，工作上的或者生活上的，一点联系没有的关系就属于特例了。

研究员 M 和我相识就应该是一个特例，他与我没有上面任何一种关系，他与我的联系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名字相同。在他打电话之前，我们是这个城市里毫不相干的两个人。

我现在已经记不清研究员 M 是什么时候使我的电话铃声清脆起来了的，当时，我有些慵懒地拿起电话，听到了一个半沙哑的陌生人的声音。

你是 M 吗？

是啊，你是哪位？

我也是 M 呀。

你是……如果你不是开玩笑，我立刻把电话放下。

别、别，我真是M，电话本上找到的。

我当时的感觉特别怪异，立刻就想到了《D市黄页》，那年是D市邮电部门第一次出版“黄页”，他们大概心急了点，就把所有私人电话公布在电话簿上。我想，他们大概没征得用户的同意，起码没征求过我的意见，如果征求我的意见，也许，我是不会同意的。在问题没出现之前，我有过这样的担心，说不准哪个地方来的游客在宾馆里随手翻到有我名字的那一页，突然心血来潮，给我打一个骚扰电话，就会搅得我整夜睡不好觉。不过，我仔细一看，与我同名同姓的就有16个人，我的担心还少了一点。这样看来，“黄页”还是给我带来了意外。

你给我打电话是……有事吧？

也没什么事，就是觉得挺有意思的，怎么这么巧，我们俩是一个名字！

是啊，中国人多，重名是很正常的。

我觉得很好奇，能认识一下吗？

当……当然。

你不必担心，我没什么企图。我在想，重名也是一种缘分啊，想一想，这个城市里有500多万人，为什么我们叫同样的名字呢？我看过一本用易经原理起名字的书，按书上的说法，相同姓名的人，命运应该是一样的。

是吗？

我知道是不可能的，不过，我还是觉得蛮有意思的。

这就是我和研究员M第一次通话的主要内容（能清楚记得的内容），我本以为这件事就此了结了，不想，没出一个月，研究员M又给我来了电话，他一定要见见我，还说要请我“小酌”。我记得我是赴约了，他第一次邀请，我就赴约了。我这样回忆我当时的心态，一种是经研究员M的提示，我对他也生出了好奇心，想看一看，这个与我同名的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；还有一点，我和他见了面，就可以消除他的电话干扰，想一想，一个只是与你同名的人，就不止一次给你打电话，是不是让你有点心里没底？很多事情就是这样，心里没底的感觉是把自己置于明处，而对方在暗处，你不知道对方的

确切想法，对方对你来说是个未知数。这种局面不改变，我相信，你的心情是不会太好的——所以，我必须选择赴约。还有一个只有我自己知道的原因，我算得上是有名气的心理学者（很多人叫我心理学家），我怯于赴研究员M的邀请，传出去一定是非常难堪的。

我想，我在前面将M的名字前加了研究员M这个符号，是的，研究员M的真名叫M，也就是说，我的真名也叫M。所以不叫M而叫研究员M，这样做的出发点再简单不过了，也许仅仅是为了区分小说中的人物，不然，我的小说在发展中还会出现在机关工作的M、警察M、中学教师M、初三学生M以及原先是大学教师后来官运亨通的M，他们也与我、与研究员M同名同姓。有意思的是，加上身份之后，我竟然可以把他们区别出来。这是一个简单的排列组合，可也有规则。反过来，如果仅仅是身份行不行呢？不行，不知道是谁了，所以，M很重要。如果我完全使用了真名实姓，这个小说一定显得十分混乱。想一想，出现的全都是M，我自己都会混乱的，别说我尊敬的女士和先生们在阅读时的感受了。

当然，我的名字也不叫M，而是叫心理学者M。所以，在那些M名字前加上身份也不算怎么违规，况且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假设研究员M、公务员M、警察M、初中生M、教师M、官员M都是我小说中虚构的人物，他们只活在我的小说世界里，这样，他们是不会怪罪于我的（也包括我自己），他们知道我善良的出发点。在小说这一载体里虚构人物应该是合乎常理的。进一步说，M的名字又与我有多大的联系，在这个城市里，有电话的M是16人，把没有电话的M加在一起，总会有几十人吧，人们见到其中的任何一个，都会管他叫M，怎么知道就是我？

就这样，我第一次同我小说中虚构的人物研究员M见面了。

按照约定，我应该去大梁骨头馆与研究员M会面，不用说，那地方不会是高档饭店。在我印象中，我曾在很多缤纷的饭店招牌中不止一次见过“大梁骨头馆”的字样，比如红嘴子车站旁边就有一个，见到那个招牌是坐车的时候，确切地说，是在有轨电车上，车身摇晃着，就在向前摇的一瞬间，我看到了那几个字，记忆中应该是“舒体”，紫色或者群青色的。那之后的某

一天，医院的同事在一起赌英超联赛的一场球，赌输的将在大梁骨头馆请客。我以为大梁骨头馆是一个姓梁的老板开的，并且，这个梁老板经商用“大梁”这两个字，显得姿态很低，生意却做得算得上普及，我估计，这个城市中的大梁骨头馆一定很多，就像我们的名字一样。同事被我的想法逗乐了，他们说大梁骨头馆既不是一家开的，老板也不一定姓梁。大梁是指猪的大梁骨，学名也该叫脊椎骨吧。

我为我的无知感到羞愧。

我一次也没去过大梁骨头馆，我可以想象到，那个菜馆的主打菜应该是酱骨头，有点类似酱排骨，只是大梁骨要超出排骨几个级别，在吃的时候，大梁骨的特殊结构也需要你有足够的耐心。本来，我不大喜欢吃猪肉，想一想那些混合了多种浓郁味道的褐红色的骨头和肉，自己就先饱了。酱骨头是一种比较北方的吃法，据说，煮骨头的汤里有9种中草药调料。研究员M说的那个梁骨头馆在星海湾的公交车交会处，离装修材料市场不远的一条僻静的小街上，我想我能顺利找到。

和研究员M一见面，我们都在瞬间认出了对方，按照约定，我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本杂志。我们相互笑了笑，有陌生人见面时的那种细微的不自然。当然，这种不自然大概是由于我们的名字相同造成的，我们都不好说：你是M吧？我就是M。还有一点，见了面之后，我才意识到我们的幼稚，事实上，我们两个人中只要有一个人拿杂志就行了，而不是两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本叫《中国国家地理》的杂志。

我晃了晃手里的杂志，对研究员M说，我第一次用这种方式同人约会。研究员M说，通常，我们在生活中的很多行为都是学来的。我瞅了瞅他，他也瞅了瞅我。就在我们目光相对的时候，我们几乎是在同时，又把目光躲闪了。然后，我们又成年人那样使用“掩饰”来笑一笑，对坐下来，并很快使自己的心态平和下来，努力使表情自然起来。研究员M说，我的嗓音哑了些，不过，你仔细听听，我是不是有点像马三立？我努力回忆了一下，认为他说的叫马三立的人肯定是说相声的那个马三立，就笑了，说是挺像的。研究员M就故意模仿马三立的样子，让我点菜，说点就点想吃的，别考虑钱，

别考虑，千万别客气什么的。研究员 M 的样子立刻给我传达了愉快的感受。

就在那天，我认识了在城市规划研究所当副研究员的研究员 M，认识了 B 型血、45 岁、属兔的研究员 M，认识了一个叫鸽子的 17 岁女孩的父亲和一个在企业当会计被称做“我家老王”的女人的丈夫的研究员 M。他也认识了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心理治疗室工作的我——心理学者 M。他说太好了，这回可以向你咨询心理问题。他说“可以”向我咨询心理问题，当然是指不用付费或者用人情打发的那种，也许这就是同名带来的好处。

【第一章】

“我家老王”起夜时，研究员 M 还没睡实，他在想很多事，这些事之间没有逻辑关系，一会儿想到东，一会儿想到西，有的与现实有关，有的与现实没关，完全是幻想类的。研究员 M 在 35 岁时入睡前就胡思乱想了，大概在那个时候，他就设计出一个应有尽有、无所不能的研究员 M，那个幻想中的研究员 M 常常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。幻想中的研究员 M，尽管在不断来临的日子里把那个幻想变换了不同的内容，一步一步加以完善，然而时至今日，他仍然觉得那个幻想没有结束，他找不到结尾，没有结尾的幻想就像一部没写完的小说，他总是在不自觉地把它捡起来，继续推动它、完善它。一个人能够持续若干年，不厌其烦地保持着一种类别的幻想，按说也是不简单的。

研究员 M 的幻想成了他生命中的另一种补充方式，持续性地伴随在他的生命流程之中。

“我家老王”起夜总是这样，爬起来，摇摇晃晃下了地，敞开着房门就直奔卫生间，不多时，哗哗的声音传了过来。然后，“我家老王”回到卧室，咣当一声把门关上，再摇摇晃晃回到床前，像一个装满大米的口袋扔在床上，把她和研究员 M 做爱时有些嘎吱作响的床撼动了，研究员 M 当然也被震动了。所以，研究员 M 一般是回避这个时间入睡的，也就是说，生活十分

规律的“我家老王”总是在午夜零点左右起夜，研究员M要么早一点，要么晚一点，如果他刚好在“我家老王”起夜的时候蒙眬入睡，一定会被“我家老王”给搅得不能不醒，心情也会烦躁起来。

“我家老王”起夜似乎发生在两个深睡之中的间隙，起夜时她并没有完全醒过来，所以，倒在床上之后，她马上就可以把原来那个梦续上。研究员M没入睡，不过他还是决定起来，他在“我家老王”起夜前想起了心理学者M，心理学者M说他去过很多城市，为了使自己不把那个城市忘记，他在一个旅游地图册上画了很多彩色的圆圈，那些圆圈内是城市的名字，画过圆圈的城市就是心理学者M去过的城市。心理学者M说那些以省份划分的地图多为1：700，这样，相应的一个麻烦是，很多名字在地图上并没有出现，他只好李代桃僵，圈起的或者是市名，至少是县的名字。心理学者M说这也跟我们的生活中的很多现象相似，只是，匆忙之中，我们疏于察觉，或者察觉了，也未必看重它，毕竟，我们眼前有太多太多的东西，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我们思考的。

研究员M在这个晚上并不这样认为，他觉得心理学者M还给了他启发。研究员M小心翼翼地下了地，披一件完全不当睡衣使用的睡衣，蹑手蹑脚地来到了书房。经过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查找，研究员M找到了一个上世纪某年版的《中国地图册》。那个地图册还挺新的，打开书页，隐约还可以嗅到油墨的气息。那年，他刚好在那个围着一棵大叶杨的校园里读中学，也就在那个时候认识了蒋丽华老师。他那时的年龄正好是他女儿现在的年龄，时间过得太快了，像从手指缝儿里流走一样。研究员M想的时候，他已经翻到地图册第37页，并很快看到了“宁城”这个熟悉又令他眼热的名字。他的家乡——他童年生活过的地方。

研究员M想回宁城的愿望已经很久了，只是觉得没有特别必要的理由，回家乡，除了看看那个小县城——如今该称为县级市以外，恐怕人是重要的因素，可惜，他有20年没同那个小城里的人联系了。这两个月却不一样，研究员M总是时时想起蒋丽华，甚至在浅梦里还往复出现蒋丽华幽怨的眼神和湿润的嘴唇。研究员M想，他真应该回宁城一次。

从严格意义上说，宁城并不是研究员M的老家，关于老家，在很长时间里，研究员M把老家理解成了籍贯，籍贯是祖上生活的地方，户口上记载的就是籍贯，他所承袭的是父亲的籍贯，而在他的印象中，父亲的籍贯也是不准确的。这样说来，他的籍贯就更不准确了，自己的“籍贯”与自己无关，尽管无关，也是要无条件继承的。比如自己的女儿，比他还要无辜地被“籍贯”上了。女儿出生后，他到派出所给女儿落户口，户籍民警不用征求他的意见，理所当然地把他父亲的籍贯落到了他女儿的头上。研究员M问：怎么总是湖北，我父亲那一代都不知道老家在湖北的什么地方。民警头也没抬，说：没办法，这是规定。研究员M不由得感叹了一句：什么时候这个籍贯才能改啊？那个民警抬起头来，露出了沾着韭菜叶的牙，说：到下一辈就能改了。民警说的没错，研究员M想了想，自己也跟着笑了起来……后来研究员M觉得籍贯算不上是老家，也许出生地才算得上是老家。问题是，自己的出生地并不是宁城，而是一个叫天津的地方，他的父亲在他没出生以前就在那个城市里当兵，并以“老实”和“憨厚”博得一个高个子女人的好感，他们相互配合完成了他——叫研究员M的生命。这样说来，研究员M的生命之初应该是在天津，他整个尿床的岁月都在天津。后来，父亲随大批军人到北大荒参加兵团农垦，辗转了几年，最后落脚到了离宁城80里的一个用阿拉伯数字做番号的农场里。研究员M有记忆时应该是在宁城外的农场，这样说来，童年生活过的地方才算得上是老家。也就是说，宁城才算得上是他的老家。

也许与野草般的童年记忆有着牵连的还有宁城的一段青春记忆，以及那个叫蒋丽华的女人，宁城是他人生的必经之路，他从宁城走到了大城市。

研究员M决定把回宁城这个重大行动放在深秋，放到深秋，并不是他在这个夏季安排不出时间，也不是对秋天有什么特殊的记忆，他只是觉得应该是在深秋，他说不出什么理由。也许，唯一可以信赖的理由是，研究员M想准备得充分一些。

那天夜里，研究员M就在一本老地图册里画了三条线，那三条线是他的三个不同的行程计划。他像一个设计战役的作战参谋，计划做得十分细致和

周详。按第一种方案，研究员M从D城乘飞机到哈尔滨，从哈尔滨坐汽车到宁城。这样，他可以在宁城多待一天，准确地说是19个小时。第二种方案是乘火车，因为宁城不通火车，所以，火车沿线离宁城最近的车站是亚布力，只是，亚布力到宁城是一段难走的山路，并不算最合理、最经济。另一个火车站是M，恐怕是他无可奈何的选择了，它与宁城之间的公路可以接上208国道，路会好得多，稍微不足的是，距离远，路费也会比亚布力到宁城的贵上一倍。研究员M还有一个第三方案，第三方案是选择乘火车去佳木斯，从佳木斯坐船，逆松花江而上，直达宁城的小官码头。这三种方案都各有优势也各有劣势，有的可以省时间，有的可以省钱，有的可以让路途减少疲劳，有的可以领略大自然风光，总之，没有一种方案是可以把这些好处都囊括的。这就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遗憾和无奈，也是这个世界的魅力所在。

研究员M做完计划之后，他反而轻松了起来，也没有非睡不可的倦怠。心情好了的研究员M眼睛有些发亮，他用两条胳膊拉着扩胸的动作，扫了墙上孤零零的挂钟一眼，已经是深夜两点了。这个计划或许没有什么实用价值，研究员M真的起程时，可能他又改变了主意，三种方案一个都不用，但那个普普通通的夜里，研究员M还是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有理由令自己愉快的事。

研究员M的心情好了，他就生发出一个恶作剧的念头，他的恶作剧都是突发的灵感，这个灵感让他自己兴奋不已，以至他想出这个恶作剧时，忍不住笑了起来，越笑越厉害。研究员M怕他的笑声把“我家老王”笑醒，就用有稀疏汗毛的手把嘴捂上，嘴捂上了，并不影响他的笑，笑在他的体内荡气回肠，动力蒸汽机般顶上来再压回去，使得研究员M的肚子一鼓一鼓的……笑过了，研究员M竖起耳朵听了听，房间里十分安静，“我家老王”是不会听到他的声音的，他与“我家老王”隔了两个门，即便他不捂，咯咯地笑，沉睡中的“我家老王”也未必能清楚地听到。

平静下来，研究员M准备开始实施他的恶作剧，走到卧室的门口，他立刻停住了，他又忍不住要笑了，他捂着嘴，快速返回了书房，把书房的门关上后，研究员M就倚着门笑起来，肚子一鼓一鼓的，直到笑得弓腰塌背，笑

得肚皮拉伤般隐痛……

“我家老王”早晨醒来，从床上坐起时，第一眼就看见了她床边的地上铺着沙发垫子，她记得自己没把这个亚麻布垫子放到床边，不是自己干的，那就是研究员M干的了，她十分不解，不知道研究员M为什么把这个垫子放到这里。“我家老王”在床上扫了一眼，她知道研究员M昨天睡得很晚，没叫研究员M，而是下地用两只脚找她的拖鞋。“我家老王”找到拖鞋就站了起来，这个动作是协调的，脚接触到拖鞋的瞬间身子也站立了起来，足见是在不察觉中熟练的。然而，也就在“我家老王”站立起来的同时，她惊恐地大叫了一声，有点类似“啊”的叫声，随即，扑通一声坐到地上，把拖鞋从脚上甩了出去。“我家老王”是被拖鞋里的东西吓着了。

“我家老王”坐下之后，几乎没缓过神来，就快速看了看离她一米多远的拖鞋，她想那里的东西不被她踩死的话，就会爬出来的，“我家老王”想象，拖鞋里应该是蟑螂、潮虫什么的，应该不是“草鞋底子”。刚才，“我家老王”刚一接触拖鞋时，她就接触到了一个冰凉、软塌塌的东西，你想，放松了一夜的肉脚接触那样的东西，本能的慌张会出现在任何一个人身上，尽管“我家老王”已近中年，可她毕竟是个女人。

“我家老王”缓过神之后，她就试探着查看她的拖鞋，那个绒布包头的拖鞋上还绣着一朵艳丽的花，新买回来的时候，“我家老王”曾喜欢了好一阵子。现在，那双拖鞋有点旧了，鞋帮多少有点开线，那花的色彩已经不艳丽了，可花姿还在。“我家老王”把鞋拿起来，向地板上倒了倒，她发现她以为是蟑螂或者潮虫的东西，不过是她昨天晚上腌的黄瓜条儿，她又拿起了另一只鞋，另一只鞋里倒出的也是被盐浸软了的黄瓜条儿。“我家老王”明白了，她抬起头来，朝研究员M睡觉的地方看了看，同时，她还看到自己的床头柜上，有一个用来按摩的电动按摩棒，那个硬塑构成的棍子有一尺多长，头部是一个用弹簧连接的实心的圆头。“我家老王”一跃而起，拿起按摩棒就向研究员M的“身上”砸去。